

## 离开唯物主义是危险的

——和中央宣传部政治经济学学习班的谈话

(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九日)

根据这几年来发表的文章看，我国哲学水平并不怎么高。如：有人把唯心主义讲成唯物主义。又如：争论反动派有无主观能动性，确实有那种空洞的议论，无味的废话。怎么能说反动派没有主观能动性？马克思主义讲的是人类有主观能动性，并没有讲人类当中谁有谁没有主观能动性。当反动派把你的头砍下来的时候，你还说他没有能动性，这不是无用的废话！

去年毛主席讲了多次尊重唯物论、尊重辩证法，但我们在实践中究竟尊重了多少？毛主席讲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相结合，而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多少现实主义？浪漫主义又有多少？依我看来，在某些怪事中，现实主义占百分之一，浪漫主义占百分之九十九。定指标能按浪漫主义办事么？怎么能以写诗的构思来定指标呢？中央党校附近一个生产队的高产田，亩产指标是120万斤，打死了七十多条狗，熬成汤当肥料，结果是颗粒无收。

我们读了《共产党宣言》。遇到共产风时，我们是什么态度？我们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，但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。所以当去年的“共产风”刮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挡不住了。“共产风”实际上是十八世纪末在欧洲流行过的原始共产主义的中国化。原始共产主

义是私有制的普遍化，即绝对平均化地实行对财产的人人占有，对于不能平均分配的物质财富，就毁灭了它。去年刮起来的“共产风”恰恰就是这种“共产主义”。它不管你劳动的多少，创造的财富多少，在分配上一模一样。

去年也有“浮夸风”、“瞎指挥风”，我们连这么一阵风都挡不住。

有人到某省委党校学习以后说，在党校学习的辩证唯物主义，回来一点也用不上。为什么用不上？因为现实生活中弄虚作假的太多了。

去年夺了红旗的单位反而问题大，被插过黑旗的单位问题却少一些。还有这样的说法，“不虚报不能鼓足干劲，不虚报不能促进大跃进，不虚报于群众脸上无光。”完全是一副教唆犯的嘴脸。

去年提出了反对“条件论”。这实际上是以唯心主义来反对唯物主义，真是成了“人有多大胆、地有多大产”。共产党提任务，总是在条件成熟时提出的。由于反对“条件论”，于是公社从集体所有制一下子跃到全民所有制，结果如何，大家都清楚。

去年制造了好多“规律”，今后如果再制造更多的规律，恐怕连包谷面也吃不上了。

有人说，斯大林批评能够创造规律的观点，是不对的。那么现在把理论刊物再检查一番，看看去年的文章如何？

实践证明现在理论工作者，基础知识不是多了而是少了。看来，哲学还要好好地学。

去年的反面的经验很多。那种反面经验到底是些什么问题？是否属于形而上学、唯心主义和反历史唯物主义的。今年对轮训干部要把去年的错误的方面好好总结一下。必须提高到辩证唯物主

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上来总结。不痛不痒的说说，解决不了问题。

我们学校去年也学徐水，一亩地下了二百斤小麦种子（徐水下过一千三百斤），但还未敢更多的发挥主观能动性，可也是瞎指挥了。主观能动性当然要讲，但排斥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是瞎指挥的思想基础。

去年河南省放过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小麦的高产卫星，还在科学刊物上发表了带有总结性的文章。究竟能否生产那么多？我看很值得考虑。今年我们种了一亩实验田，都说长得不错，后来长到齐脖子，但只打到七百多斤，只有七千三百二十斤的十分之一。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看这样的卫星是吹上天的，可是《揭开七三二〇的秘密》的文章，却在《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》上发表了，这是什么科学？简直是反科学的东西。

去年还有宣传玉米亩产一万二千斤的书也出版了。这是宣传唯物主义，还是宣传唯心主义？

去年说粮食翻一番。于是如何吃得了呢也成了问题。据说有人一顿吃了六斤半米，睡了三天。还有展开吃饭竞赛的。湖南五个月就吃了一年的粮食。唯心主义已经进入吃饭的领域了，这样下去，如何得了。

总之，要好好拿去年的这些教训来好好学习哲学。说来说去，还是列宁多次讲过的，离开了唯物主义是危险的。

去年党校工作会议上，我曾指责过那种学哲学只许学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，多一点也不许学，把读马克思、恩格斯的书也叫作厚古薄今的作法。去年《人民日报》的文章讲，厚古薄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，难道读马克思、恩格斯的书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？去年中央一次会议上本来毛主席也告诉过我们不要只读他的书〔注〕。

而我们也确实有些地方太严格，只许学“两论”。中央党校去年也曾印过毛主席在延安讲过的那个《辩证法唯物论提纲》。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是其中的两篇，而我们却把这两篇文章当作全部。甚至有的地方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对立起来，即前者不许讲，只能讲后者。实际是以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。这不是尊重毛主席著作，反而是破坏毛主席著作。

“厚今”当然可以，但厚今又厚到什么程度？听说某地有一个哲学讲师团中有六岁和五岁孩子当哲学讲师，这是我从一个县委的总结中看到的。那个县的讲师团有两万人，上有老太太下有小孩子。其中还有什么哲学秧歌、哲学相声，不知道哲学相声怎样说法？哲学秧歌怎样扭法？

某县有一个十四岁女孩讲哲学，讲稿到处发。据说听众有250万人，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还印发了她的两本讲稿。这到底是哲学的兴旺，还是哲学的贫困？

一方面不能读马克思、恩格斯的著作，读了就叫“厚古”。另一方面又要学五、六岁孩子讲的哲学，这大概就叫“厚今”。

工人、农民学哲学，是不是把碰到什么讲什么当作唯一的方法？我看还值得讨论。可是有一个总结却说，这种方法“是唯一的好方法”。反之，把系统地学哲学的骂了一顿，说是“教条主义”。

总之，完全把形而上学讲成辩证法。

党校工作者都必须把哲学根子扎好。不论学政治经济学、党史都应好好学习哲学，特别应该把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》好好地读上几遍。我把旧中国哲学界的底摸了一下，马赫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。马赫主义是在二十世纪初盛行的一个哲学学派。这

种唯心主义比古老的唯心主义有新的面貌，有新的欺骗性。马赫主义者说，他们的哲学是超乎唯心、唯物主义的。冯友兰是一九一九年到美留学时，请教过胡适，到那个学校好？胡答，哈佛搞旧哲学（公开宣传唯心主义），哥伦比亚搞新哲学（“超乎唯心唯物主义之上的”）。于是冯友兰就学这一套。不仅在社会科学上如此，即在自然科学上，也是如此，如丁文江、任鸿雋都是马赫主义者。

今年是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》出版的五十周年。苏联有好多纪念书出版。我们为了更好地进行哲学界的斗争，为了更好地作好工作，有必要更好的学这本书。

不学列宁这本书，连中国唯心主义者的线索也摸不到。比如在旧中国流行的实用主义，实际上就是马赫主义。

我今天讲了这么多难听的话，就要请你们吃顿饭，把你们的口糊起来，免得你们将来说我是右派。

---

〔注〕 在一九五八年中宣部召开的党校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：“告诉大家，不要光读我的书，那样会把干部的思想搞得很狭隘。”